

# 菜园，群众生活变迁的岁月物证

记者杨明文 通讯员赵连杰



时光总是先于记忆抵达。

在昭通古城变迁的缝隙中，无声无息地长出的是大地的基本颜色——绿色。无论城市有多么辉煌的过往，还是有多么厚重的历史积淀，烙印在昭通这座高原之城的颜色，依然是绿色。城市的光泽照进生活，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，还是偶尔的风花雪月，这些都是城市生活的底色。

城市的绿色，来自土地的奖赏。

土地，是百姓的命根子。在城市的发展变化中，无论是多年前的以街为市，还是城市的圈层式发展，抑或是“产、城、人”融合发展，都离不开民生之需、社会之要，这是发展的要义。在昭通城市发展的轨迹中，菜园之变是时代发展的重要时光物证。

(一)

昭通城内，分布着昭通人熟知的菜园：东边是东菜园，北边是小李子园，南边是南菜园，西边是小石桥。虽然西边和北边不是以“菜园”命名，但在一段时间，它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菜园。

“迎着北风回家/城市的走廊逼仄/走回乡下的胡同/三岔路根脉纵横的绿色植物在我走后/瞬间消失三岔路之南……”在昭通的东南方向，我曾站在故乡结霜的瓦房屋檐下，看着北飞的雁鹅（黑颈鹤）鸣叫着飞过花果山的山脊，也曾曾在春天的尾声，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南归。在屋檐下，我匆匆忙忙地写下这些句子。

父亲是农民，他知道农民是属于土地的。我家的土屋坐东朝西，建在一个半坡上，状若卧虎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不曾停止过农事劳动，经年累月地在

土地上拾找他曾经播种的希望。

种菜需要极大的耐心，也是个体力活。父亲的菜园里种植着各种蔬菜，一年到头地里都是郁郁葱葱的。入秋后，父亲锄完草，把地深翻了一遍，挑些粪水浇在地里，随后又去买些菜籽，将菜塘挖成四方塘，用铲子戳下去，将菜籽放进去，拨些土盖好。菜种好后，父亲就挑些清水浇在菜塘里。干活累了，他就随便找个草坪坐着抽烟，吐出的烟圈将我困住。烟圈，困住了他的一生，也让他与这片菜园终生相伴。

葱蒜长得快，二三十天就变得郁郁葱葱了。父亲会摘一些挑进城去卖。白菜生长缓慢，父亲就早晚从地边的水塘中挑水灌溉。那些年，我时常跟在父亲的身后玩耍，趴在草坪上，看着父亲弓起的背部像一座小山，红背心也沁出了汗水。

日子总是很漫长。我们一家就依靠这块贫瘠的土地生活着。

如今，父亲已是耄耋之年。我们也早已离开父母，独立生活。在城市的缝隙中已难以找到一片宽阔的菜园。在闲暇之时，我会在城市边缘的村庄漫步，与那些静默生长的蔬菜擦肩而过。

从小城边缘走向城市的我们，在城乡的缝隙中领悟了土地的深刻含义。每次回到三岔路，我都要站在菜园里，聆听作物生长的声音。

很多年以前，昭通城区许多人家都有自己的菜园，不管是住在高楼大厦之中，还是身处简陋小屋，大家或多或少都对菜园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(二)

时光不急不缓，我家菜园的面积却在逐渐缩小，从5亩缩减到如今不足1亩。这片不断缩小的菜园，伴随着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和壮年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只能在心中的菜园里，做一个疲倦的菜农，整理那些丢失的菜园，种上简单的心愿，等待时间的敌人，逼我交出菜园里的全部珍藏……

昭通城区原有的菜园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。这些菜园无一例外，都位于水源便利的区域。在城东的花果山脚下，窑湾河从象鼻岭欢快地涌出，在响水河拐了个弯，径直向南流淌，流向双院子的营盘。河流沿线，是大片开阔肥沃的土地，水塘坝、瓦窑村的村民在这里种植了大片的蔬菜，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村民。种植蔬菜，让当地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，河流沿线家家户户建起了新房，特别是窑湾河流经的双院子，村民的富裕程度有目共睹。

家住东菜园的刘志祥，已过了知天命之年，他在昭通一中的旁边有几亩菜园。他们一家曾是背靠昭通古城，拥有沃土的农民。在种好蔬菜的同时，他和妻子做过很多副业：推豆花、开拖拉机、开货车、开出租车。如今，儿女都已成家立业，他准备放弃经营多年的出租车，在城市的边缘悠悠地过日子，管理好那片越来越小的菜园。一生都想离开土地，不想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刘志祥，现在却想回到土地。他远远地望了望东南方向的菜园，继续把玩着手中的紫砂壶。

像刘志祥这样的菜农，对于菜园和土地的记忆正在模糊。生活的诸多压力，让他们无法停下奔跑的脚步，一如菜园一年四季都不会撂荒。

(三)

昭通城南的南菜园范围较为宽泛。从东北方向流淌过来的瓦窑河，穿过太平村，流经瓦窑村后，转身向西南方向流去，这里是东菜园与南菜园的交叉地带。在昭通城区西南方向，曾经的“十五户”现在已经更名为“十五户巷”，然而当地居民的门牌上依旧写着“南菜园××号”，许多老年人还是会说自己的居住地是南菜园。这里曾是昭通地区的蔬菜基地，原滇东北市场的兴建和钻石广场的商业开发，带动周边商贸不断发展，这里一度成为昭通城区商贸最为繁荣的区域。现在，这里开发了更多的商品房和商业项目，继续引领着昭通城市的发展方向。

昭通城北的小李子园，地势相对陡峭。螃蟹河的河水，一部分汇入省耕塘，一部分流经白坡塘、桃源村，环绕昭通城北一圈后转向官坝社区。河流沿线，曾经是昭通著名的蔬菜种植基地，这里的蒜薹最为有名。现在，河流附近经过科学规划，北坝的苹果种植基地已成为昭通城北规模较大的绿色产业基地。

昭通城西的小石桥，曾是昭通商贸的代名词，“西陡街”一词蕴含的意义只有昭通人才懂。陡街，一直是昭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西街，曾是昭通商业最发达的区域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，让这条街成为昭通的标志性街道。多年前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，西街下沿的小石桥应运而生。广义上的小石桥，范围涵盖河滨公园的河流两侧。这里，是城市与乡村的交汇区域。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，上游是螃蟹河，流经吾悦广场后，开始奔向下游的昭鲁大河，它肥沃了一方土地、富裕了沿途群众。

河岸附近，有许多以种菜为生的农民在这里定居，他们开辟了广阔的菜地，在这里建造房屋，繁衍后代。河流还流经昭阳区的绿荫塘、三善堂、元龙村等富饶的乡村。

出生在这条河畔的昭通诗人雷平阳在《背着母亲上高山》一诗中，写下了故乡、土地、亲人和时间交织的场景：背着母亲上高山，让她看看/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。真的，那只是/一块弹丸之地，在几株白杨树之间/河是小河，路是小路，屋是小屋/命是小命。我是她的小儿子，小如虚空/像一张蚂蚁的脸，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/我们站在高山之巅，顺着天空往下看/母亲没找到她刚栽下的那些青菜/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/没有边际的小，扩散着，像古老的时光/一次次排捺的恩怨，恒久而简单。

流水与土地、城市与乡村、百姓与民生，在昭通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变化的乐章。作为变奏曲的一部分，关于土地和粮食、关于群众与蔬菜的时间记忆，将昭通城市的历史意义不断提升。从社会民生的出发点时代发展的不同层面，伴随着菜园的不断变化，昭通的城市文化，一如众多河流，在乌蒙山的腹地，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流淌着。

(四)

城市的发展变化，是历史的写照。昭通的城市之变，不仅是狭义的民生改善，更反映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省耕塘，在昭通人的记忆中是无法被抹去的。曾经的省耕塘是一片阡陌纵横的菜地，周围居住的群众众多。经过5年的改造，省耕塘已蜕变成一个碧波荡漾、花草繁茂的大型公园，内有水体、浮桥、丛林、果树、草坪、亭榭、广场、雕塑等设施，成为市民运动健身、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周边还建设了高品质的住宅和学校，形成了繁华的商圈，成为昭通极具辨识度的地标。

昭通金融中心，原南菜园的所在地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数年前，这里还是一个城中村，卫生环境堪忧，商机不复存在。如今，经过不断建设与发展，这里已成为昭通城的中央商务区，商铺林立，环境显著提

升，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理想去处，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的发展。

吾悦广场所在的区域，也从一片荒芜之地变成了繁华的商圈。多年前，这里还是废弃的池塘和荒地，如今吾悦广场游人如织，商场内商品琳琅满目、餐饮店众多，成为市民购物休闲的热门地点，成为与省耕公园商圈齐名的商业坐标。

城市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环境和商业氛围，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。在这片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土地上，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、经济与人文共同繁荣，通过实施城市规划一体化、产业布局一体化等多项措施，“一城三区”格局已基本形成，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昭通这座高原之城正逐渐崛起。



不断发展变化的城市场景。